

学术空间

六法考

■ 彭德

六法始见于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首卷，南朝谢赫提出。张彦远家族从高祖张嘉贞算起，近二百年间，五代当官，三位宰相。张嘉贞子孙三代热衷收藏汉唐名家书画，富可敌国。张彦远曾任大理卿，从三品，是皇帝身边的要员。他通览历代书画和典籍，著《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自称好事者得到这两部著作，书画艺术将一览无余。《历代名画记》一书，洋洋洒洒而又简洁明晰，作为无出其右的经典，受到历代画坛的器重，六法因而成为从事和解读中国画的准则。

六法本义

六法的本义谈的是人物画，旁及动物。至于山水楼台花木之类，只是人物的陪衬，不涉气韵和骨法，不入画品。六朝以后，中国画开始分科，六法才成为所有画科的指南。六法的原文，今人往往引证如下：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这段文字出自《津逮秘书》第七集第三部，书名《古画品录》。这部丛书由毛晋编辑，出版时间在1636年前后。这个时期是明朝出书最盛的阶段，比如该丛书前七集收录的伪书就有十余部，诸如《诗说》、《关氏易传》、《元包经传》、《正易心法》、《佛说四十二章经》、《道德指归论》、青乌子《葬经》、郭璞《葬经》、《忠经》、李嗣真《续画品录》、释彦珍《后画录》等。

钱锺书依据此书，另起新说，将四字连读的术语从中断开：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钱锺书的点断与解读，改变了六法的本义。比如骨法即用笔是晚出的意义，把随类等同于赋彩，失之于牵强。钱锺书的解读，与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958年影印本的断句相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者是严可均，后人认为这部书错误迭出，收集的文章常常不注明出处。谢赫谈六法的文本，在这部书中便不知道来历。按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记录，谢赫的文本名叫《古画品》，因为品评了同代画家。《古画品》现存最早版本，号称出自南宋淳熙年间（1265—1274年）左圭刊行的《百川学海》。《百川学海》原

版已经失传，存世的明代刊本有三种，《古今画品》收录在最不可靠的第三个版本中，书名被擅改为《古画品录》。这个最差的版本，是嘉靖年间（1522—1560年）的读书坊刊本，没有刊行者的姓名，所录书籍同另外两个版本大不相同，又收录了元代的著作，重新编排，很不严肃。与其引用这部文气不通又不可靠的《古画品录》，不如引用唐代至元代论画者的引文，例如唐张怀瓘的《画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黄伯思的《东观余论·跋宗室爵竹画轴后》和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

尽管各家援引时有个别字眼不同，但共同点是四字连读。按照钱锺书的点断和解读，对六法的理解同唐宋以来画坛的共识明显不同。如果钱锺书先生健在，我很想提问：按照您的断句，上述六段文字将作何解释？古文的内涵，不能仅仅依靠文字训诂和标点符号解读。笔者认为，气韵生动四字，联用为主，分用为辅。据此，六法意译如下：第一是神态生动法，第二是形体勾勒法，第三是应物象形，第四是分类上色法，第五是安排等级法，第六是原作临摹法。

气韵生动

气韵在六朝是个新词，传统的同义词是气运。

谢赫为什么不使用通行的气运这个古词？笔者以为同避讳有关。谢赫的祖先可能属于两晋世代为官的谢氏家族，避讳的对象是南朝刘宋最著名的诗人谢灵运，谢赫可能是谢灵运的玄孙或侄玄孙。谢氏家族跟随晋元帝南迁江东，显赫的人物有晋明帝时的吏部尚书谢安、指挥淝水之战的丞相谢安以及将军谢玄。他们都是皇帝的近臣。谢安是谢玄的父亲，谢安是谢玄的叔父，谢玄是谢灵运的祖父。谢赫不属于这个家族，史无直接记载，但有旁证。陈朝姚最《续画品》称谢赫为南朝齐国画家，宋朝郑樵《通志·艺文略》却说他为后魏（北魏）人氏，同谢赫评论南朝画家似乎不协，其实指的是祖籍所在地。

据宋人记载，谢赫画过《晋明帝步辇图》。大凡画过帝王的古代画家，通常属于朝臣，知晓宫中的典章制度和帝王的起居。晋明帝是起用谢安的皇帝，谢赫作此图，既有感恩的成分，也有炫耀家族身世的意图。黄伯思依据谢赫作品中不合传统的步辇和侍臣穿的胡服，认定是谢赫原作的摹本，颇有见地。谢赫流传到唐代的另一件作品《安

在六法中，气指人的生命本源，韵（运）指人的生命状态。骨法的法，本指人体骨骼的基本形态，也就是结构。应物象形的物，既可以指动植物或事物，也可以指人。随类赋彩的类，指人的相貌类型。经营位置，指安排画面人物之间的等级与主次关系。

期生先图》，画的是秦代隐士安期生，后来被奉为道教神仙。画安期生是出世，隐含着谢赫的人生际遇。谢氏家族尽管是望族，但史书被杀被害的谢氏名臣，此伏彼起。大抵其父辈，曾经历杀戮之灾，家道衰落，不再为史家关注；史家通常关注的是官场权贵，画家在当时没有单独立传的先例。比如谢灵运伯祖父谢逊以及其子谢琬、谢王兴、谢球、孙子谢元，都不见于史籍。

古代人名避讳，不绝于史。淮南王刘安父亲名叫刘长，《淮南子》中凡是长字，一律改为修字。王羲之因祖父名叫王正，他的法帖中的正月写为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统统用政代替。宋武帝名叫刘裕，谢灵运的叔祖名叫谢裕，不得不以字为名，史称谢景仁。谢氏家族另一位名叫谢举的成员，听到别人提到父辈的名讳，视为羞辱，竟伤心地哭泣。既然如此，谢赫《古画品》又有“但取精灵”的灵字，作何解释？这涉及避讳的另一项原则，即二字名不必避讳。比如宋武公名司空，司空一职改为司城；唐代避李世民名讳，改民部为户部，但他的大臣虞世南不必改名。精灵在当时是一个通用而不宜更改的古词。

南朝大家族，首推王、谢两家。王氏家族多出书家，谢氏家族多出画家。谢氏家族成员，谢灵运擅画佛像，他的族弟谢庄、谢惠连兼擅书画。另一位族弟谢稚，传到唐代的人物画就多达11件，仅次于张僧繇、陆探微和顾宝光。六法的形成，同这几位人物可能有直接关系。谢赫如果不是这个家族的后人，哪有条件浏览古今名家作品？按《续画品》记载，谢赫擅长人物画。他的作品在当时广为知，画风为画坛人士所效仿。六朝推行以士族用人的制度，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谢赫很难直窥堂奥，出人头地。

气韵（气运）多歧义，是由于没有人对它的演变进行分类界定与解释。在六法中，气指人的生命本源，韵（运）指人的生命状态。气韵的韵，本指官、商、角、徵、羽五音周流回还的节律。六法中的气、韵联用，作为比喻式的合成词，同音乐已经没有直接关系，变成术数术语“气数”的同义词。运是性命学中的气数，也就是命运状态。汉唐之际，说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就说气数已尽。气数、气运、气韵、气均，在六朝时期是一组可以置换的同义词，指人的生命过程与状态。

骨法用笔

六朝以前，根据人的相貌、肤色以

及体态，鉴别人的优劣和推测人的命运，名叫相术或相法。相法最重视的是骨法，这是历代相法的共识。

骨法的法，本指人体骨骼的基本形态，也就是结构。谢赫六法中的骨法，法字容易被六法的法的含义同化。六法的法指描绘方法，所谓骨法用笔，是指用笔墨线条勾勒人物轮廓的方法；而相术骨法的法，则是指形态或常态，同法字的原始义接近。法字从水，水的基本形态是平，江湖泽中的水，不论如何汹涌澎湃，终归于平静；器皿中的水，不论器皿如何倾斜，总是保持平正。人的骨骼的基本形态，如同水的常态不变一样。

隋唐之际，帝王打击魏晋以来的世袭贵族，人相学家受到惩处，著作一律收缴。如汉代许负的人相学专著《相法》，到唐代时失传，连书目都不再见于文献，以致北宋术数家对一些术数常识与术语都解释不清。六法本义的讹变，同文献的失传有关。

应物象形

应物象形的物，既可以指动植物或事物，也可以指人。物以类聚，物伤其类，恃才傲物中的物，指的都是人。六法各法，分解人的神态、体格、相貌、肤色、等级，于是各法不称人而别称物。古文常见这种修辞方式。

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的类，指人的相貌类型。早在汉代以前，相学家就将人的面部轮廓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型。金型方，颜色白；木型长，颜色青；水型圆，颜色黑；火型尖，颜色赤；土型厚，颜色黄。古代绢画和壁画中的人物的形态和用色，之所以常常同人的自然形态和色彩不同，盖出于此。它使得相关的人物画具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味。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指安排画面人物之间的等级与主次关系。按照东南西北中五方位置，神分五帝五正，人分五五二五五种。人的分类首先是按职位划分，分类的原则是五行。东西南北中，对应木火金水土。位，不止于空间的处所，它还同人的德行和使命有关。

（作者为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刊发时有删节。）



清涼之夏(国画) 138x68厘米 2012年 齐辛民

我所了解的齐辛民

■ 刘曦林

1958年，正值“大跃进”的年月，我和老齐一同考入了山东艺专——由原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和省群众文化艺术干校合并成立的一所学校，后来改称山东艺术学院，但我们心中的母校还是山东艺专。也许，年纪大了的人喜欢唠叨，喜欢回忆，但那确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岁月。虽然有过大炼钢铁、下乡支农、批判和自我批判之类的物事，但于佛山下五年寒窗毕竟学了不少东西，启蒙老师的心血也时在感念之中。

辛民兄原名新民，因年岁较大，我们都称他“老齐”，他也乐呵呵地接受了这雅号。听说他人重考试的分数最高，同学们都很敬重他，他也只是憨憨一笑，很快又将那笑容深埋起来，厚道得像个庄稼汉。但他从来没有开心地笑过，那时只知道他在农村有了妻室，拖累一定不小。后来才晓得他不易，他在省城读书全靠爷爷和爹爹在家里编席卖席。大学三年级时，他爷爷因饥饿误食了什么东西故去了，给他积攒的学费却分文未动。他很少向人吐露这内心的悲痛，但他忘不了爷爷浮肿的遗容，悄悄地把“新民”改成了“辛民”。于是，他也像齐白石怀念祖母、林风眠怀念石匠祖父那样，把爷爷编席的劳作精神化入了他的灵魂，那以后的成绩也自不必说了。

给辛民兄以深刻影响的除了他爷爷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老人张茂材先生。张先生是我的中学启蒙老师，我们几位喜欢花鸟画的同学时常去拜访他。张先生说我们都是些“中材”，努力就有成绩，不努力则一事无成。他给我们每人命题写了“苦学”二字，我们都成了张先生的“苦学派”。张先生的画高简神妙，更主张“有我无我，无我无他，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人视为主观主义，实际上在主、客观关系上是极辩证的。辛民兄崇尚张先生的创造精神，牢牢地铭记着张先生在病床上的最后嘱托“眷恋晚辈尔，艺术切勿僵”，终于闯出了他自己的“齐家样”。

艺专毕业后，我去新疆，老齐回到了故乡，在淄博市临淄文化馆工作了23年。《人物》杂志一篇专门记述他的文章中说：“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回村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年终分配时却只有一小把高粱穗子。”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老齐，极“左”扭曲了一切，也委屈了老齐，唯一没有被“异化”的是他那颗庄稼汉似的诚实的心。他那幅人选全国美展的《看新磨》是农人的心，他的许多花鸟画也自然地流露出对庄稼地的恋情。我在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无论是他的人物画，还是他的花鸟画，那种泥土的厚重感，乡间艺术的朴拙感，都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他的艺术中，为一般所谓“才子”的画手难以

学得。艺术是人格的表现，气质的流露，写意艺术尤其如此。”

1986年起，老齐调入山东淄博书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也真正实现了当一名花鸟画家的夙愿，且逐年有新的成绩。但朴实的他却信奉着淡泊名利的人生哲学，只将自己的精力用在提高作品的质量上。为此，近年他时常到北京来，寻求信息，开拓视野，然后潜心于创造新的境界。几年前，我看出他已经从传统花鸟画的思维方式和构图方式，笔墨语言向现代审美意味靠拢，他常常在章法的疏密中，寻求一种新的空间意味，常常在动物和植物形象的纵横交错的线型安排中寻求一种新异的节奏，也常常以大片大片的冷色、暖色去强调色彩的亮度和特殊的意境，又通过出枝走向的转折强调线条的张力和生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实质上又是他不断开阔的胸襟和审美意识更新的表现，是他拥抱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热情，是他和大自然物我交融升华了的灵魂。

时光如白马过隙，在他五十几岁时，我问他：“在花鸟画于历史上已高度成熟，已有众多大师辉耀于前的情况下，这个艺术领域将怎样求得突破，怎样最大限度地弘扬传统艺术的笔墨魅力，适应这个审美趣味不断变化的时代，怎样在学识的修养、生活的陶冶和技法的磨练上向更深、更广、更精的方向努力？”

今岁，他用作品回答了我。他寄来的照片里，我最喜欢《秋收冬藏》，那两只稚气的小刺猬与安排得极妙的几只红果，构思、章法、笔墨均堪精品；还有《育雏图》、《瓜藤一枝出墙来》等作品，藤荫里那只修长的孔雀，秋原上竞飞的几只鸟雀……他又进了一步，不仅文思、情趣更浓，形式感更强，笔墨色也熟练得浑然天成。这依然是他的总体风韵，是平中之奇，是朴实中的华巧，所不同的是，节奏仿佛欢快了些，这大概又与他生活环境的改善有关。

我较了解老齐，他不善谈吐，但心中有数；他不求浮名，但事业心犹坚。他向我描述其作画状态时说：“我在全身心地投入作画时，忘了自己，无所顾忌，有些动作怪滑稽，不愿有人旁观。身体像个躯壳，只有灵魂在感情的驱使下奋笔直挥。”我很赞赏师兄这状态，这心态。眼下急功近利者、讨巧走捷径者、浮华以应市者偏多，花鸟画应酬起来仿佛更方便得多，也更油滑得多。于是便多了浮名，少了内质；多了交易，少了艺术。就此，我们师兄弟间便达成了要使花鸟画更内在、更深入、更沉稳、更纯化的共识。我是顿了爬格子便顾不上画画的人，走到哪儿愿哪儿，师兄取得更大成功，予愿足矣。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艺术书架

记忆与现实

■ 盛可以

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慎涂起了小画，不登大雅，承蒙朋友们喜欢鼓励，约作插图，开图文专栏，最终又厚起脸皮出此画集，深浅自知，无非是画了些童年的孤独与忧伤，纯属私人记忆，谈不上艺术。

此前不曾画过一笔，也无半点作画的念头，某天处理练习书法的余墨，胡乱涂了一幅遛狗图，得其趣，疯癫上瘾，专情画了三个月，许是关于童年与故乡的情感得到梳理，骤然停笔，心情格外舒畅。

画中的黑狗“奥巴马”，是我妈妈养的，它聪明机警，毛发如黑绸缎，半岁时疑似中毒死亡。我怀念它。又伤感于故乡颓败，荷塘遗迹，死水污流，再无可以饮用的健康水源，一切美好和童年一样消逝不见，诞生了小画的主题。可以说画的是童年的孤独与爱，也可说是此时的绝望与伤；是缅怀逝去的故乡，也是哀悼现实的境况——我那个没水可喝的村庄啊，过去我们可以在任何池塘掬水止渴。

污染问题日趋严峻。与其说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不如说在这样的土地上存活。很多人的故乡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我们无能为力。这些小画，也许可以当作故乡和“奥巴马”的天堂。

我是个写小说的，执著于探寻人性幽暗与丑陋，极不擅于用文字表达内心

柔软与美，这些意外的小画，弥补了这种缺憾，我从不打算隐藏那个天真幼稚的我。很庆幸偶遇了作画的方式，一个有趣的业余爱好，使庸日添了生机。

有人劝我去拜师学画，绘画艺术深奥莫测，自知时间精力有限，不敢奢求更多，能有这胡画不拘的快活，足够。



《春天怎么还不来》 盛可以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年5月版



拾稻穗(国画) 盛可以